

# 察吾呼文化分期与年代研究

孙少轻

**关键词：**新疆 察吾呼墓地 莫呼查汗墓地 察吾呼文化 分期与年代

**内容提要：**察吾呼文化是新疆史前诸彩陶文化之一，以察吾呼墓地的发掘而得名。察吾呼文化的器物类型学分析有待完善。绝对年代上限大体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年代下限争议较大。以察吾呼墓地和莫呼查汗墓地为中心，结合其他墓地资料，可对察吾呼文化分期与年代问题进行探讨。察吾呼文化可分为四期八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上限或可早至公元前11世纪。察吾呼文化是在新塔拉类型遗存的基础上，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强烈影响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苏贝希文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对周邻文化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但其社会复杂化进程尚不明晰。

察吾呼文化是新疆史前诸彩陶文化之一，以察吾呼墓地<sup>[1]</sup>的发掘而得名，以带流器为代表性器物是该文化的突出特征。由于带流器广泛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周缘，不同小区之间遗存的文化内涵差异较大，学术界早期将察吾呼文化划分为察吾呼类型、群巴克类型、扎滚鲁克类型<sup>[2]</sup>和克孜尔类型<sup>[3]</sup>。也有学者提出察吾呼类型与其他类型之间的差异较大<sup>[4]</sup>，因之将群巴克类型和克孜尔类型归为群巴克文化<sup>[5]</sup>，扎滚鲁克类型独立为扎滚鲁克文化<sup>[6]</sup>。因此，本文所谓的察吾呼文化即早期的察吾呼类型，主要分布在焉耆盆地（图1）。

## 一、察吾呼文化分期现状

自察吾呼墓地发掘以来，察吾呼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然而，作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该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仍然存在很大问题。《新疆察吾呼》发掘报告发表后，有学者即指出报告分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sup>[7]</sup>，尤其是墓葬形制和部分器物演变序列与已知的地层关系相矛盾。囿于报告的编写体例，此后的

---

作者：孙少轻，石家庄市，050031，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1 察吾呼文化代表性墓地分布示意图

研究基本难以突破这种困境，以致有学者认为报告中的一些地层关系可能是相反的<sup>[8]</sup>。

目前，对于察吾呼文化的分期有三期、四期和六期三种方案（表1）。三期法又有三种不同的期、段划分形式，其中韩建业<sup>[9]</sup>和邵会秋<sup>[10]</sup>对器物类型学的考虑不足，地层关系也没有明确；任瑞波<sup>[11]</sup>认为发掘报告中的B型带流杯是带流杯的早期形态，且将报告中的A II、III、IV式带流杯混为同一期，与主流认识差异甚大。发掘报告的四期法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由于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六期法中，龙静璠虽以较为单纯的墓葬为着眼点，并重点结合了相关人骨分层分布墓葬的层位关系，对陶带流杯、带流罐、双耳罐、A型釜、无耳罐、勺杯、壶和个别铜器做了较为详尽的类型学分析，但个别器物的分析并不恰当，使用的3座墓葬层位关系并不能论证器物类型学分析<sup>[12]</sup>；郭物<sup>[13]</sup>的十二段划分过细，与不同式别的器物时常共存的实际情况有些不符；戴青云的八段划分虽适中，但作者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选取的典型器物主要是带流杯（含带流罐）、勺杯、双耳罐、系耳罐、A型釜，其他如觚形杯、壶等极具分期价值的器物没有考虑，部分地层关系的使用也存在问题<sup>[14]</sup>。

概言之，尽管察吾呼文化的器物类型学分析和分期已大体清晰，但类型学分析仍有待完善，尤其是个别器物的演变序列和期、段的划分，而相关地层关系在这一体系的建立上至今仍缺乏有力的论证。就其绝对年代而言，上限一般

认为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后，下限争论较大。本文拟以资料发表最为全面的察吾呼墓地和莫呼查汗墓地<sup>[15]</sup>为重点，结合其他墓地资料，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表 1 察吾呼文化分期与年代方案

分期	四期法		三期法				六期法								
	发掘报告		韩建业		邵会秋		任瑞波		郭物		戴青云 龙静璠				
一期	一段	距今 3000 至 2500 年	前段	公元前 1000 至前 500 年	公元前 1000 至前 800 年		公元前 1100 至前 850 年		一段	公元前 10 至前 9 世纪	一段	第一阶段 商末至西周			
	二段								二段	公元前 9 世纪	二段				
二期	三段				早段	公元前 800 至前 600 年		公元前 850 至前 400 年		三段	公元前 9 至前 8 世纪		三段		
						晚段					四至六段			公元前 7 世纪	
三期	四段				后段	公元前 500 至公元 24 年		公元前 600 至前 300 年		公元前 400 至前 100 年			七与八段	四段	第二阶段 春秋早期至晚期
四期	五段												九与十段	公元前 7 至前 5 世纪	
								十一段		六与七段					
五期								十二段	公元前 5 至前 3 世纪	八段	第三阶段 春秋末至战国早期				
六期															

## 二、察吾呼墓地的分期

考古学文化分期建立在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的器物型式共存与组合关系之上。目前，发掘报告分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地层关系以及与器物类型学之间有矛盾。发掘报告中的 25 组地层关系分为叠压、避让、借用与打破四种情况，陈戈已指出其中 5 组关系是矛盾的，其余 20 组中也存在与器物类型学矛盾之处<sup>[16]</sup>。由于前三种情况下墓室是相对独立的，属于间接关系，墓葬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也可能相反，只有四号墓地 M85 打破 M84 是绝对的，但一直没有很好利用。同一墓葬不同层

位之间也是绝对的叠压关系，但由于间隔年代模糊，其应用需要慎重。

其二，部分器物式别的划分不当。以A型带流杯和壶最为突出，前者如IV M114出土的鼓腹明显的带流杯应为Ⅱ式（发掘报告为Ⅲ式），IV M207出土者腹微垂、颈部一周斜刺纹的特征当属Ⅳ式（发掘报告为Ⅲ式），I M256出土者粗颈、腹微鼓和斜带纹的特征应属Ⅲ式（发掘报告为Ⅱ式）等，由此造成Ⅱ、Ⅲ、Ⅳ式相对混杂的情况；后者则将无耳和有耳两类器物混合为一。而同一墓葬人骨分层分布或多人合葬也使得墓葬登记表中混杂的式别难以明晰。

其三，墓葬形制结构的演变序列是成立的，但是这种相对早晚关系不能绝对化，早、晚期墓葬的形制结构也可能具有共时性。

因此，为了更好地讨论相关地层关系的准确性，下文的论述将首先完善器物类型学分析，进而建立起器物群分组，最后以类型学序列与地层关系相互检验。

察吾呼墓地具有分期意义的器类主要有陶带流罐、带流杯、筒形杯、曲腹杯、翻耳杯、觚形杯、带流釜、单耳壶、壶、瓮、双耳罐、釜和匜形器，铜马衔也极具分期价值。

带流罐 依形体特征差异，分为两型。

A型：束颈略呈筒状，球鼓腹（部分原Ⅰ式带流罐）。依流、颈差异，分为两式。

Ⅰ式：短流，短颈。如V M15:1（图2，1）。

Ⅱ式：长流，长颈。如V M9:1（图2，16）。

B型：束颈，鼓腹（原带流罐）。依流、腹、底和纹饰差异，分为八式。

Ⅰ式：短流，球腹，小假圈足。口沿下有凹弦纹。如IV M72:1（图2，2）。

Ⅱ式：流略长，鼓腹，小假圈足略大。口沿下有凹弦纹。如IV M171:1（图2，5）。

Ⅲ式：细长流，鼓腹，大平底。器身有颈带纹或斜带纹。如IV M156:9（图2，17）。

Ⅳ式：流略短，微鼓腹，大平底。器身饰网格纹。如IV M88:5（图2，37）。

Ⅴ式：流略短，长颈，鼓腹，大平底。颈部饰一周附加堆纹，器身饰三角纹。如I M306:6（图2，52）。

Ⅵ式：短流，微鼓腹，大平底。颈部饰一周附加堆纹或锥刺纹。如IV M46:6（图2，66）。

期段	陶带流罐		陶带流杯		陶筒形杯	陶曲腹杯	陶翻耳杯	陶觚形杯	陶带流釜	陶单耳壶	陶壶		陶瓮	陶双耳罐	陶匜形器	陶釜					铜马衔	
	A型	B型	A型	B型							A型	B型				A型		Ba型	B型			
																Aa型	Ab型	Ba型	Bb型	Bc型		
一期	一段																					
	二段																					
二期	三段																					
	四段																					
三期	五段																					
	六段																					
四期	七段																					
	八段																					

图2 察吾呼墓地分期图

一期一段: 1.A型 I 式 (VM15:1) 2.B型 I 式 (IVM72:1) 3.I 式 (VM24:1) 4.Aa型 I 式 (VM4:1)  
一期二段: 5.B型 II 式 (IVM171:1) 6.A型 I 式 (VM7:2) 7.I 式 (IVM124:1) 8.I 式 (IVM225:2) 9.I 式 (IVM249:5) 10.I 式 (IVM175:4) 11.II 式 (IM262:2) 12.Aa型 II 式 (IVM221:1) 13.Ba型 I 式 (IM236:1) 14.Bb型 I 式 (IVM175:3) 15.Bc型 I 式 (IVM172:1)  
二期三段: 16.A型 II 式 (VM9:1) 17.B型 III 式 (IVM156:9) 18.A型 II 式 (IVM126:3) 19.B型 I 式 (IM274:2) 20.I 式 (IVM129:5) 21.II 式 (IVM147:5) 22.II 式 (IVM106:2) 23.II 式 (IVM151:2) 24.II 式 (IVM237:1) 25.A型 I 式 (IVM210:1) 26.B型 I 式 (IVM18:5) 27.I 式 (IVM202:3) 28.I 式 (IVM239:1) 29.III 式 (IVM176:2) 30.Aa型 III 式 (IVM203:2) 31.Ab型 I 式 (IM270:5) 32.Ba型 II 式 (IVM142:2) 33.Bb型 II 式 (IVM234:12) 34.Bc型 II 式 (IM212:9) 35.I 式 (VM10:4) 36.II 式 (IVM114:6)  
二期四段: 37.B型 IV 式 (IVM88:5) 38.A型 III 式 (IVM20:17) 39.B型 II 式 (IVM92:6) 40.II 式 (IVM66:2) 41.III 式 (IVM57:3) 42.III 式 (IVM127:3) 43.III 式 (IVM154:5) 44.III 式 (IVM20:21) 45.A型 II 式 (IVM2:3) 46.B型 II 式 (IVM43:1) 47.II 式 (IVM214:2) 48.II 式 (IVM201:3) 49.IV 式 (IM209:5) 50.Aa型 IV 式 (IVM192:1) 51.Ab型 II 式 (IM250:1)  
三期五段: 52.B型 V 式 (IM306:6) 53.A型 IV 式 (IVM35:5) 54.B型 III 式 (IVM47:1) 55.III 式 (IM215:7) 56.IV 式 (IM304:2) 57.IV 式 (I023:4) 58.IV 式 (IM212:8) 59.I 式 (IM4:1) 60.A型 III 式 (IVM64:6) 61.B型 III 式 (IVM30:9) 62.III 式 (IVM16:3) 63.III 式 (IVM13:4) 64.Ab型 III 式 (IM297:21) 65.III 式 (IVM8:2)  
三期六段: 66.B型 VI 式 (IVM46:6) 67.A型 V 式 (IM290:4) 68.B型 IV 式 (IVM228:2) 69.IV 式 (IM207:1) 70.V 式 (IVM24:27) 71.II 式 (IM299:1) 72.Ab型 IV 式 (IM266:3)  
四期七段: 73.B型 VII 式 (IM3:8) 74.A型 VI 式 (IM223:16) 75.B型 V 式 (IM204F2:3) 76.V 式 (IM203:3) 77.III 式 (IM223:15) 78.IV 式 (IM202:1)  
四期八段: 79.B型 VIII 式 (IVM5:7) 80.A型 VII 式 (IM201:1) 81.VI 式 (IM305:6) 82.IV 式 (IM201:3) 83.IV 式 (83IM3A:2)

Ⅶ式：短流，垂鼓腹，平底。如 I M3 : 8 (图 2, 73)。

Ⅷ式：与Ⅶ式相近，但流极短而僵直，垂腹。如Ⅳ M5 : 7 (图 2, 79)。

带流杯 依形体特征差异，分为两型。

A 型：束颈，鼓腹。依流、腹和纹饰差异，分为七式。

I 式：细长流，鼓腹，大平底。口沿下有凹弦纹。如Ⅴ M7 : 2 (图 2, 6)。

Ⅱ式：细长流略大，鼓腹，大平底。如Ⅳ M126 : 3 (图 2, 18)。

Ⅲ式：流略短，微鼓腹，大平底，形体瘦长。器身纹饰以斜带纹为主。如Ⅳ M20 : 17 (图 2, 38)。

Ⅳ式：流略短，长颈，腹微垂鼓，大平底，形体瘦长。颈部饰一周附加堆纹或锥刺纹，之上饰彩。如Ⅳ M35 : 5 (图 2, 53)。

V 式：与Ⅳ式相近，但流短。如 I M290 : 4 (图 2, 67)。

Ⅵ式：短流僵直朝天，垂鼓腹。器身饰竖条纹。如Ⅱ M223 : 16 (图 2, 74)。

Ⅶ式：短流朝天，腹部扁折。如Ⅱ M201 : 1 (图 2, 80)。

B 型：无颈，腹近直，筒形。依流、腹差异，分为五式。其中前四式与发掘报告所分的四式相一致，另从原Ⅳ式中析出Ⅴ式（朝天流）。如 I M274 : 2、Ⅳ M92 : 6、Ⅳ M47 : 1、Ⅳ M228 : 2、I M204F2 : 3 (图 2, 19、39、54、68、75)。

筒形杯 筒形，单耳。依口、腹差异，分为六式。

I 式：口微敞，腹微弧，形体较矮。器身饰网格纹等。如Ⅳ M129 : 5 (图 2, 20)。

Ⅱ式：口微敞，弧鼓腹，形体较高。器身饰“回”字形菱格纹等。如Ⅳ M66 : 2 (图 2, 40)。

Ⅲ式：口微敞，微弧腹近直，形体较高。器身饰平行斜线纹。如 I M215 : 7 (图 2, 55)。

Ⅳ式：直口，腹近直或略斜。如Ⅱ M207 : 1 (图 2, 69)。

V 式：直口，垂鼓腹。器身饰竖条纹。如Ⅱ M203 : 3 (图 2, 76)。

Ⅵ式：与Ⅴ式相近，最大腹径近底。如Ⅱ M305 : 6 (图 2, 81)。

曲腹杯 依颈、腹差异，分为五式。即从原Ⅳ式中析出Ⅴ式，区别在于颈的长短。如Ⅳ M124 : 1、Ⅳ M147 : 5、Ⅳ M57 : 3、Ⅱ M304 : 2、Ⅳ M24 : 27 (图 2, 7、21、41、56、70)。

翻耳杯 沿-腹耳，形体特征总体与曲腹杯一致。依颈、腹差异，分为四

式，与曲腹杯前四式相同。如Ⅳ M225:2、Ⅳ M106:2、Ⅳ M127:3、Ⅰ 023:4(图2, 8、22、42、57)。

觚形杯 依口、腹差异，分为四式。

Ⅰ式：敞口，斜直腹。口沿下有凹弦纹，口沿及腹部饰彩带。如Ⅳ M249:5(图2, 9)。

Ⅱ式：大敞口，斜直腹，下腹略向内弧。口沿下有凹弦纹。如Ⅳ M151:2(图2, 23)。

Ⅲ式：喇叭口，上腹弧张，下腹略直。如Ⅳ M154:5(图2, 43)。

Ⅳ式：喇叭口略小，腹略直。如Ⅰ M212:8(图2, 58)。

带流釜 依流、腹差异，分为三式，同于发掘报告。如Ⅳ M175:4、Ⅳ M237:1、Ⅳ M20:21(图2, 10、24、44)。

单耳壶 敞口，高颈，鼓腹，单耳。依耳部位置、腹部差异，分为四式。

Ⅰ式：耳位于颈上部，鼓腹。颈部饰一周凸弦锥刺纹，之上饰彩。如Ⅰ M4:1(图2, 59)。

Ⅱ式：耳位于颈中部或偏下，鼓腹。器身饰竖条纹。如Ⅰ M299:1(图2, 71)。

Ⅲ式：耳位于颈下部，垂鼓腹。如Ⅱ M223:15(图2, 77)。

Ⅳ式：与Ⅳ式相近，垂鼓腹更甚，最大腹径近底。如Ⅱ M201:3(图2, 82)。

壶 敞口，束颈，鼓腹，平底或圜底。依形体高矮差异，分为两型。

A型：形体较矮(原壶)。依颈、腹差异，分为四式。

Ⅰ式：细长颈，球鼓腹。如Ⅳ M210:1(图2, 25)。

Ⅱ式：粗短颈，鼓腹。如Ⅳ M2:3(图2, 45)。

Ⅲ式：粗短颈，垂鼓腹。如Ⅳ M64:6(图2, 60)。

Ⅳ式：长束颈，垂腹扁鼓。如83Ⅱ M3A:2(图2, 83)。

B型：形体较高(原高颈罐)。依颈、腹差异，分为三式。

Ⅰ式：高颈近直，球鼓腹，形体较矮。器身饰网格纹。如Ⅳ M18:5(图2, 26)。

Ⅱ式：短颈略束，鼓腹，形体较高。器身饰彩。如Ⅳ M43:1(图2, 46)。

Ⅲ式：长束颈，垂鼓腹，形体瘦高。如Ⅳ M30:9(图2, 61)。

瓮 依口、颈、腹差异，分为三式。

Ⅰ式：小口略直，长颈，鼓腹。如Ⅳ M202:3(图2, 27)。

Ⅱ式：直口较大，短颈，鼓腹。如Ⅳ M214:2（图2，47）。

Ⅲ式：大侈口，短颈，鼓腹。如Ⅳ M16:3（图2，62）。

双耳罐 依颈、腹差异，分为四式。

I式：短颈，球鼓腹，形体矮胖。如Ⅳ M239:1（图2，28）。

Ⅱ式：短颈，鼓腹，形体略瘦。如Ⅳ M201:3（图2，48）。

Ⅲ式：长颈，鼓腹，形体略瘦。如Ⅳ M13:4（图2，63）。

Ⅳ式：长颈略直，鼓腹，形体偏瘦。如Ⅱ M202:1（图2，78）。

匣形器 形体呈匣形。依流、腹、底差异，分为四式。

I式：流短小，鼓腹，圜底。口沿下刻画三角填斜线纹。如Ⅴ M24:1（图2，3）。

Ⅱ式：细长流，扁鼓腹，大平底。口沿下饰一周凹弦纹。如Ⅰ M262:2（图2，11）。

Ⅲ式：细长流，弧腹，大平底。口沿下、颈部各饰一周凹弦纹。如Ⅳ M176:2（图2，29）。

Ⅳ式：短流上翘，斜弧腹，小平底。如Ⅱ M209:5（图2，49）。

釜 依耳的有无，分为两型。

A型：无耳（原A型釜）。依腹部和形体的整体差异，分为两亚型。

Aa型：球鼓腹。依颈、腹和底部差异，分为四式。

I式：短颈，小假圈足，整体呈卵圆形。如Ⅴ M4:1（图2，4）。

Ⅱ式：短颈，小假圈足或圜底。如Ⅳ M221:1（图2，12）。

Ⅲ式：颈略长，小平底。如Ⅳ M203:2（图2，30）。

Ⅳ式：长颈，小平底。如Ⅳ M192:1（图2，50）。

Ab型：圆腹。依口、颈、腹差异，分为四式。

I式：大口，短颈，最大径近肩部。如Ⅰ M270:5（图2，31）。

Ⅱ式：大口，颈略长，最大径位于中腹部。如Ⅰ M250:1（图2，51）。

Ⅲ式：小口，长颈，最大径位于中腹部。如Ⅰ M297:21（图2，64）。

Ⅳ式：小口，长颈，最大径位于下腹部。如Ⅰ M266:3（图2，72）。

B型：有耳。依形体特征差异，分为三亚型。

Ba型：单耳（原B型）。依腹、底差异，分为两式。

I式：球腹，小假圈足。如Ⅰ M236:1（图2，13）。

Ⅱ式：鼓腹，圜底略尖。如Ⅳ M142:2（图2，32）。

Bb型：双肩耳较小（原C型）。依腹、底差异，分为两式。

I式：球腹，小假圈足。如IV M175:3 (图2, 14)。

II式：鼓腹，小平底。如IV M234:12 (图2, 33)。

Bc型：双沿-颈耳(原D型)。依腹、底差异，分为两式。

I式：球腹，小假圈足。如IV M172:1 (图2, 15)。

II式：鼓腹，小平底。如I M212:9 (图2, 34)。

铜马衔 分为三式，同于发掘报告。如V M10:4、IV M114:6、IV M8:2 (图2, 35、36、65)。

此外，时代特征突出的器物有陶缸形器(图3, 1)、三孔骨马镫(图3, 2~4)、“十”字形铜饰(图3, 5)、饰卷曲纹的铜镜(图3, 6)、铜带钩(图3, 7)、“S”形铜扣(图3, 8)、铜斧(图3, 9)。

根据上述器物各型、式之间的共存与组合关系，可将整个陶器群划分为连续且无缺环的八段(表2)。

尽管发掘报告发表的25组地层关系(表3<sup>[17]</sup>)中存在矛盾之处，但毕竟是发掘者的田野判断，加上器物式别的含混，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还是不能轻易否定。地层关系中，共出同类器的地层关系较少，且以出土有带流罐、带流杯者最具分析价值。其中只有IV M35→IV M42、IV M52→IV M233、IV M112→IV M110与器物式别的演变(IV→III→II)相一致，可信度较高。另外，IV M85→IV M84，也可间接利用。IV M84出土的带流杯未明确式别，但器物群中的A II式勺杯、A I式双耳罐、A I式壶与IV M233出土的同类器一致，后者伴出A II、A III式带流杯，而IV M85出土III式带流杯。因此，将这3座墓相关联，可证A型带流杯II式早于III式。其余地层关系中，I M201→I M202，相反的可能性最大。A I式带流杯、I式带流罐数量少，式别判断大体不会出错，且基本不与其他式共存，而钵的式别划分的准确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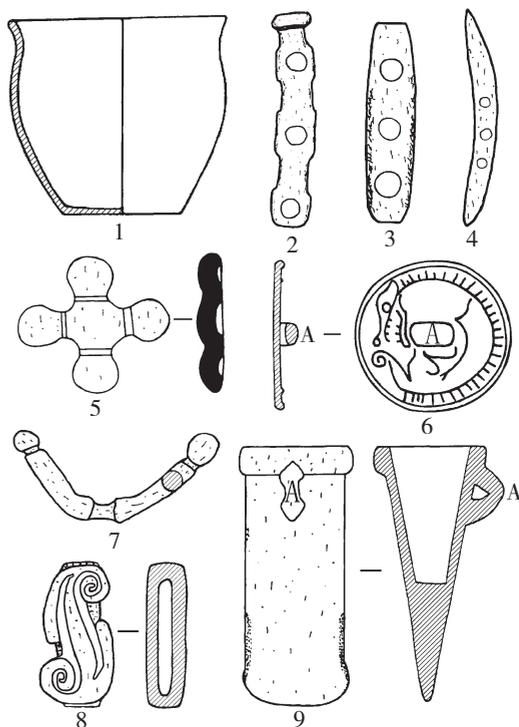


图3 察吾呼墓地出土时代特征突出器物  
1.陶缸形器(V M14:3) 2~4.三孔骨马镫(IVM129:10、IVM93:1、IVM161:13) 5.“十”字形铜饰(V M3:7) 6.饰卷曲纹的铜镜(IVM165:8) 7.铜带钩(IVM243:4) 8.“S”形铜扣(IVM25:5) 9.铜斧(IVM5:10)

较其他典型器物低。因此，这组关系应该是 I M202 → I M201( II → I )。同理，IV M32 → IV M190 也可能相反(即 IV → II)。如此，A 型带流杯 I 式(即本文 I、II 式)至 IV 式之间的演变序列是成立的，即上述连续的八段当以第一段为始。

表 2 察吾呼墓地出土陶器型、式组合

期段	带流罐		带流杯		筒形杯	曲腹杯	翻耳杯	觚形杯	带流釜	单耳壶	壶		瓮	双耳罐	匣形器	釜				
	A	B	A	B							A	B				Aa	Ab	Ba	Bb	Bc
一期	一段	I	I												I	I				
	二段		II	I			I	I	I	I					II	II		I	I	I
二期	三段	II	III	II	I	I	II	II	II	I	II	I	I	I	II	III	I	I	II	II
	四段		III	IV	II	II	III	III	III	III		II	II	II	II	IV	IV	II		
三期	五段		IV	V	III	IV	IV	IV	IV		I	III	III	III	III		III			
	六段		V	VI	IV	IV	V				II						IV			
四期	七段		VI	VII	V	V				II	III			IV						
	八段		VII	VIII	VI	VI				IV	IV									

上述八段中，第一、二段归为一期，突出特征为小假圈足器发达，彩陶极为少见，且纹饰简单。第三、四段之间联系紧密，是彩陶最为兴盛的阶段，并出现了马具和马头坑殉牲现象，铁器可能在第四段时已经出现<sup>[18]</sup>，归为第二期。第五、六段，彩陶衰落，带流罐、带流杯多素面，铁器略多见，归为第三期。第七段尚残余有零星彩陶，第八段不见彩陶，是彩陶的消亡阶段，合并为第四期。总共分为四期八段。

### 三、莫呼查汗墓地的分期

《新疆莫呼查汗墓地》发掘报告将墓地主体墓葬分为二期三段，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类型学的应用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双耳罐中将不同器类混合成式，将单耳带流罐分为两型并不能涵盖整个带流器类。其二，个别器类式别序列不当，器物式别的序列演变也缺乏地层学的支持。其三，二期的划分，虽

表 3 察吾呼墓地发表地层关系的墓葬出土典型器物统计

	四号墓地	带流杯	带流罐	其他		一号墓地	带流杯	带流罐	其他
发掘报告同期	M89	A II	II	勺杯 A I, 双耳罐 I	发掘报告同期	M308	A II		
	M156	A III、B II	II	勺杯 A II, 釜 I, 筒形杯		M307			
	M127			翻耳杯 A		M320	A II、III		釜 A II, 骨马镫
	M104	A II	II	双耳罐 B		M319	A II、III	II、III	翻耳杯 I
	M103	A II		钵 I, 双耳罐		M201	A I	I	钵 VI
	M174			釜 C II		M202	A II、III	III	钵 III
	M163			釜 C, 双耳罐 I, 钵 I		M219	A III、V B II		
	M161	A II		釜 A II, 骨马镫		M296	A IV		双耳罐 B II, 筒形杯 II (本文 III 式)
	M134	A II、B II		勺杯 A II, 釜		M249			
	M137	不明		釜		M250	A IV		釜 III
	M126	A II		勺杯 A I, 碗 I		M266	A III		筒形杯 II (本文 III 式), 釜 IV
	M129	A II		釜 D, 筒形杯		M267			钵 III
	M104	A II	II	双耳罐 B		M213	A IV		
	M35	A IV	III	筒形杯 II (本文 III 式)		M279			
	晚与早	M42	A III			勺杯 A II, 碗 II, 双耳罐 B II	晚与早	M246	A II
M85		A III		瓮 III	M248	B II			
M84		不明		勺杯 A II, 双耳罐 I, 壶 I	M228				釜 C I, 勺杯 A I
M86		A III		勺杯 A II, 釜 A II	M229				
M52		A IV			M230				
早与晚	晚与早	M233	A II、III	碗 I, 勺杯 A II, 双耳罐 I, 壶 I	早与晚	M297	A III、IV	IV	釜 IV, 双系罐 I, 筒形杯 II (本文 III 式)
		M117	不明	勺杯 A I, 双耳罐 II, 筒形杯 II, 曲腹杯 I, 觚形杯		M278		III	釜 C II
	M154	A II、III		勺杯 A II, 觚形杯 II, 高颈罐 (本文 B 型壶) I		M280			
	M112	A III		勺杯 A II, 双耳罐 I					
	M110	A II		双耳罐 II, 曲腹杯 I, 釜 C					
	M25	A III		曲腹杯 II, 勺杯 A II, 双系罐 I					
	M32	A II	III	勺杯 II					
M190	A IV								

说明：标灰者为被叠压、避让、打破和加塞者。

然注意到了器物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在论证上对器物共存与组合关系欠考虑。个别研究者<sup>[19]</sup>所做的分期也有同样问题。因此，该墓地的分期同样需要结合地层关系再次论证完善。

莫呼查汗墓地出土器物中的陶单耳罐、单耳带流罐、单耳带流杯、双系耳罐、束颈罐、单耳杯、筒形杯等，多数具有分期意义。

单耳壶（原部分单耳罐）无流，鼓腹，单耳。依颈部差异，分为四式。

I式：短颈，鼓腹，小假圈足。如 I M159:1（图4, 1）。

II式：颈略长，鼓腹，小假圈足或平底。如 II M16:1（图4, 15）。

III式：长颈，鼓腹，小假圈足。如 I M151:1（图4, 30）。

IV式：长颈，扁鼓腹，圜底或平底。如 I M19:1（图4, 43）。

单耳带流罐 与单耳壶相似，沿部有短流，形体较大。依流部差异，分为两型。

A型：流极小，流与口沿处于同一水平面。依颈、腹差异，分为四式。

I式：短颈，球腹，小假圈足。如 I M40:2（图4, 2）。

II式：颈略长，鼓腹，小假圈足。如 II M20:1（图4, 16）。

III式：长颈，鼓腹，小假圈足。如 I M113:1（图4, 31）。

IV式：长颈，扁鼓腹，圜底近平。如 I M153:1（图4, 44）。

B型：流略大，微翘。依流、颈差异，分为三式。

I式：流短小，短颈。如 II M41:1（图4, 17）。

II式：流略长、大，颈略长。如 II M53:1（图4, 32）。

III式：流略长、大，长颈。如 I M156:1（图4, 45）。

单耳带流杯 相较于单耳带流罐，形体较小，流较长。依流、底部差异，分为两型。

A型：长流，小假圈足或平底。依流、颈、腹差异，分为四式。

I式：流略短，细颈，球腹。如 I M150:2（图4, 3）。

II式：细长流，细颈，球腹。如 II M62:2（图4, 18）。

III式：细长流略大，颈略粗，鼓腹。如 II M58:1（图4, 33）。

IV式：细长流略大，粗颈，腹微鼓或微垂。如 II M30:1（图4, 46）。

B型：短流，圜底或小假圈足。依流、颈、腹差异，分为四式。

I式：短流，短颈，鼓腹。如 II M42:1（图4, 4）。

II式：短流略翘，短颈，鼓腹。如 I M99:1（图4, 19）。

III式：短流上翘，颈略长，鼓腹。如 II M54:1（图4, 34）。

IV式：短流上翘，颈略长，鼓腹微垂。如 I M164:1（图4, 47）。

双系耳罐 上腹有对称的双耳或螯。依耳、底部差异，分为三型。

A型：环耳，圜底。依环耳、腹和形体差异，分为四式。

I式：小环耳，鼓腹，形体较矮小。如 I M150:1 (图4, 5)。

II式：环耳略大，鼓腹，形体略高大。如 I M110:1 (图4, 20)。

III式：环耳较大，鼓腹略垂，形体较高大。如 I M31:1 (图4, 35)。

IV式：与III式相似，但环耳大，形体高大。如 I M56:1 (图4, 48)。

B型：环耳，小假圈足或平底。依口、颈、腹差异，分为四式。

I式：口微敞，短束颈，鼓腹。如 I M160:1 (图4, 6)。

II式：敞口，短束颈，鼓腹。如 I M79:1 (图4, 21)。

III式：敞口，束颈略长，鼓腹，形体较高。如 II M17:1 (图4, 36)。

IV式：敞口，长束颈，鼓腹，形体略瘦高。如 I M168:1 (图4, 49)。

C型：双螯，敞口，扁鼓腹，圜底近平。如 I M147:1 (图4, 7)。

束颈罐 无耳，束颈。依底部差异，分为两型。

A型：假圈足或平底。依口、腹径差异，分为两亚型。

Aa型：口径小于腹径，假圈足。依口、颈、腹差异，分为四式。

I式：口微敞，短束颈，鼓腹。如 I M121:2 (图4, 8)。

II式：敞口，颈略长，鼓腹。如 I M23:1 (图4, 22)。

III式：敞口，长束颈，深鼓腹。如 I M123:1 (图4, 37)。

IV式：大敞口，长束颈，鼓腹。如 I M18:1 (图4, 50)。

Ab型：口、腹径略同，假圈足或平底。依底部差异，分为三式。

I式：小假圈足。如 I M10:1 (图4, 9)。

II式：小假圈足不明显。如 I M17:1 (图4, 23)。

III式：平底略大。如 I M68:1 (图4, 38)。

B型：圜底。依颈、腹差异，分为两式。

I式：短颈微束，浅腹。如 II M75:1 (图4, 39)。

II式：束颈略长，深腹。如 II M44:1 (图4, 51)。

釜 敞口，束颈，鼓腹，小底，形体大。依腹部差异，分为两式。

I式：球腹。如 I M125:1 (图4, 24)。

II式：球腹略扁。如 II M3:1 (图4, 40)。

单耳罐 (原部分单耳罐) 单耳，无流，束颈，鼓腹，小底。依颈、底和形体差异，分为三式。

I式：短颈，小假圈足明显。如 I M86:1 (图4, 10)。

期段	单耳壶	单耳带流罐		单耳带流杯		双系耳罐			束颈罐			釜	单耳罐	单耳杯	勺杯	筒形杯	双耳罐
		A型	B型	A型	B型	A型	B型	C型	A型		B型						
									Aa型	Ab型							
一期	一段																
	二段																
二期	三段																
	四段																

图4 莫呼查汗墓地分期图

一期一段: 1. I式 (IM159:1) 2. A型 I式 (IM40:2) 3. A型 I式 (IM150:2) 4. B型 I式 (IM42:1) 5. A型 I式 (IM150:1) 6. B型 I式 (IM160:1) 7. C型 (IM147:1) 8. Aa型 I式 (IM121:2) 9. Ab型 I式 (IM10:1) 10. I式 (IM86:1) 11. I式 (IM28:6) 12. I式 (IM28:2) 13. I式 (IM24:1) 14. I式 (IM163:1)

一期二段: 15. II式 (IM16:1) 16. A型 II式 (IM20:1) 17. B型 I式 (IM41:1) 18. A型 II式 (IM62:2) 19. B型 II式 (IM99:1) 20. A型 II式 (IM110:1) 21. B型 II式 (IM79:1) 22. Aa型 II式 (IM23:1) 23. Ab型 II式 (IM17:1) 24. I式 (IM125:1) 25. II式 (IM26:1) 26. II式 (IM140:1) 27. II式 (IM13:1) 28. II式 (IM16:1) 29. II式 (IM94:1)

二期三段: 30. III式 (IM151:1) 31. A型 III式 (IM113:1) 32. B型 II式 (IM53:1) 33. A型 III式 (IM58:1) 34. B型 III式 (IM54:1) 35. A型 III式 (IM31:1) 36. B型 III式 (IM17:1) 37. Aa型 III式 (IM123:1) 38. Ab型 III式 (IM68:1) 39. B型 I式 (IM75:1) 40. II式 (IM3:1) 41. III式 (IM35:2) 42. III式 (IM12:1)

二期四段: 43. IV式 (IM19:1) 44. A型 IV式 (IM153:1) 45. B型 III式 (IM156:1) 46. A型 IV式 (IM30:1) 47. B型 IV式 (IM164:1) 48. A型 IV式 (IM56:1) 49. B型 IV式 (IM168:1) 50. Aa型 IV式 (IM18:1) 51. B型 II式 (IM44:1)

Ⅱ式：短颈，小假圈足不明显或平底。如 I M26:1 (图 4, 25)。

Ⅲ式：长颈，平底。如 II M35:2 (图 4, 41)。

单耳杯 (原部分单耳罐) 单耳，束颈，鼓腹，圜底。依腹部差异，分为两式。

I 式：浅腹。如 I M28:6 (图 4, 11)。

Ⅱ式：深腹。如 I M140:1 (图 4, 26)。

勺杯 (原部分单耳罐) 形体较单耳杯矮。依颈、腹差异，分为两式。

I 式：颈不明显，浅腹微鼓。如 I M28:2 (图 4, 12)。

Ⅱ式：短束颈，鼓腹略深。如 II M13:1 (图 4, 27)。

筒形杯 筒形，平底。依口、腹、耳差异，分为三式。

I 式：口径大于底径，斜直腹，小系耳。如 I M24:1 (图 4, 13)。

Ⅱ式：口径略大于底径，斜腹，系耳略大。如 I M16:1 (图 4, 28)。

Ⅲ式：口径略大于底径，弧腹，系耳略大。如 II M12:1 (图 4, 42)。

双耳罐 沿-肩耳。依底部差异，分为两式。

I 式：小假圈足。如 I M163:1 (图 4, 14)。

Ⅱ式：圜底。如 I M94:1 (图 4, 29)。

此外，铜别针 (图 5, 1~3)、联珠饰 (图 5, 4)、铃 (图 5, 5)、矛 (图 5, 10)、剑 (图 5, 11)、镜 (图 5, 7、8)、马衔 (图 5, 12)、马镡 (图 5, 13)、梳 (图 5, 15)、镞 (图 5, 16)、“十”字花形饰 (图 5, 17) 及骨镞 (图 5, 6、9)、马镡 (图 5, 14) 等时代特征也尤为突出。

根据上述器物各型、式之间的共存与组合关系，可将整个陶器群划分为连续且无缺环的四段 (表 4)。

表 4 莫呼查汗墓地出土陶器型、式组合

期段	单耳壶	带流罐	带流杯	系耳罐	束颈罐	釜	单耳罐	单耳杯	勺杯	筒形杯	双耳罐
一期	一段	I	A I	A I B I	A I B I C	Aa I Ab I		I	I	I	I
	二段	II	B I A I A II	A II B II	A II B II	Aa II Ab II	I	II	II	I II I II	II
二期	三段	III	B II A III	A III B III	A III B III	Aa III Ab III B I	II	III		III	
	四段	III IV	B III A IV	A IV B III B IV	A IV B IV	Aa IV B II	II	III			

说明：标灰者为遗迹单位遗物之间有共存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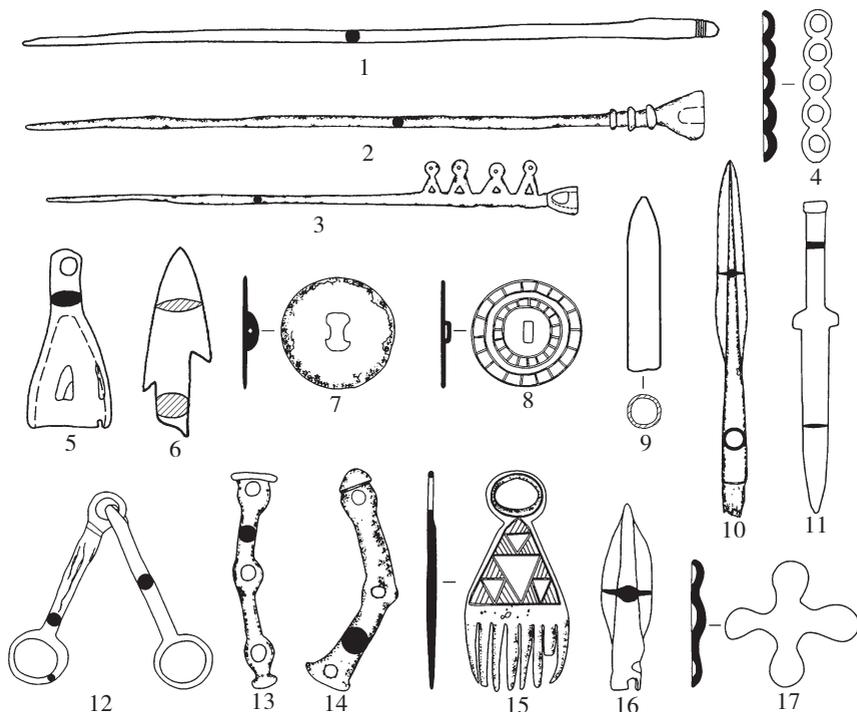


图5 莫呼查汗墓地出土时代特征突出器物

1~3.铜别针 (I M86 : 2、I M150 : 3、I M81 : 7) 4.铜联珠饰 (I M81 : 3)  
5.铜铃 (I M150 : 4) 6、9.骨镞 (II M28 : 4-2、I M21 : 3) 7、8.铜镜  
(I M10 : 2、I M128 : 2) 10.铜矛 (I M76 : 3) 11.铜剑 (I M101 : 2) 12.  
铜马衔 (I M46 : 3) 13.铜马镫 (I M46 : 5) 14.骨马镫 (I M46 : 2) 15.铜梳  
(I M81 : 8) 16.铜镞 (I M68 : 4-2) 17.铜“十”字花形饰 (I M26 : 3-1)

莫呼查汗墓地实际有四组打破关系和一组叠压关系墓葬。其中有三组不能利用：I M51 → I M52，无出土器物；II M62 ① → II M62 ②，出土器物同属于一段；平面、剖视图显示 I M22 → I M23 (图6)，但前者出土的 Ab I 式束颈罐小假圈足较大的特征与 Ab II 式束颈罐相近，两墓出土器物应属二段。可资利用的有两组 (见图6)，其中 I M79 → I M86，两者出土器物 (见图4，21、10) 分属二、一段。I M42 与 I M48 之间的关系，发掘报告认为是后者打破前者，凭据是 I M48A “规避”式的蹲踞葬式和 I M42 头骨被扰乱，但同时指出 I M48 存在推挤葬的情况。从墓葬平面图看，在 I M48 → I M42 的前提下，I M48B 是不可能被放置在墓室中部的，推挤行为也无法发生，而 I M48A 西侧的空间是允许人骨呈一般屈肢形态的。两墓的石室高度一致，I M42 东侧竖立的片石处在墓室东边，很难想象建造 I M48 时不会被破坏，而破坏后再将其竖立于原位置，又会显得多此一举。进一步结合照片可知，I M42 的头部和随葬品实际上刚好压着 I M48A 的脚部<sup>[20]</sup>。更为重要的是，I M42 出土的单耳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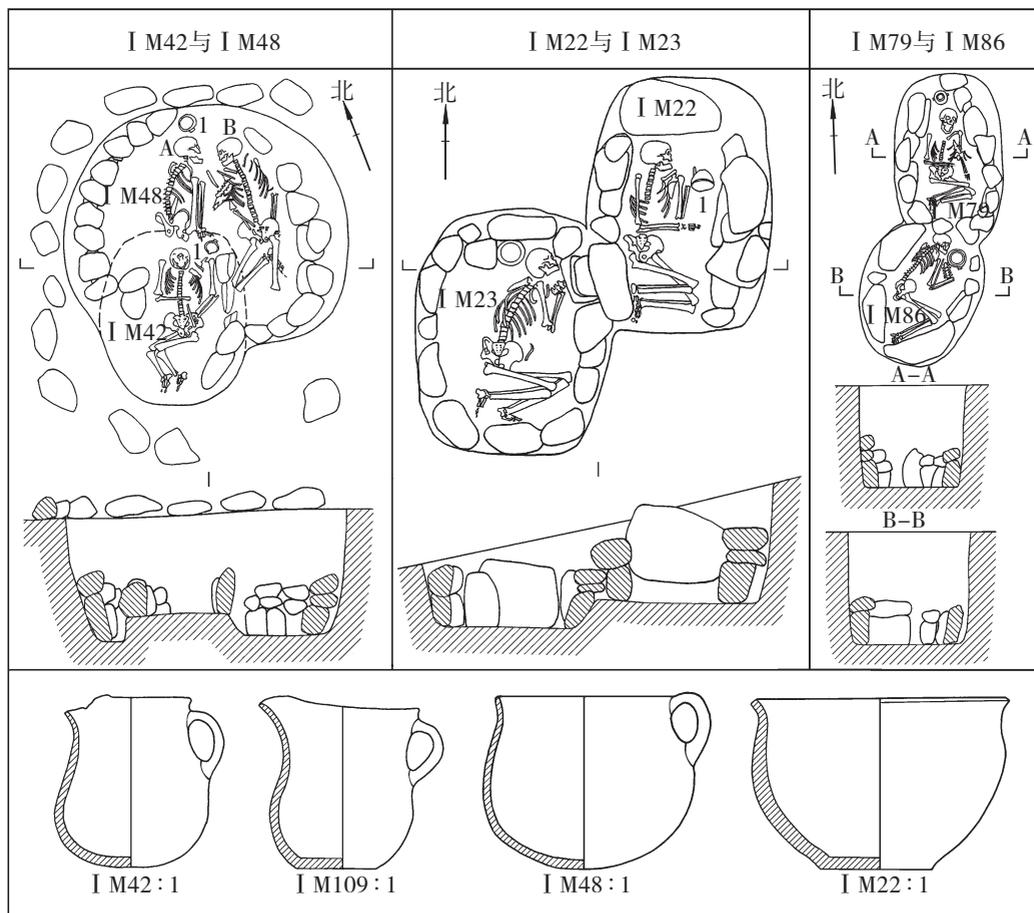


图6 莫呼查汗墓地代表性打破关系墓葬

流杯（见图6），与I M109所出者相似，其大仰流、粗颈、垂腹的特点，属于四段；I M48出土的单耳杯与I M28所出者（见图4，11）相似，见于一段，且基本不见于三、四段。因此，很可能是I M42 → I M48。

上述两组打破关系可证一段遗存早于二、四段遗存，即这四段连续的演变关系以一段为始。如果把带流器流部的扩大视为器物口沿逐渐向大敞口方向发展，那么前后四段器物的演变方式大体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口沿逐渐大敞口化。因此，上述各类器物型、式的划分、演变序列是与地层学相符的。

四段遗存中，一、二段和三、四段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二、三段之间器物式别和组合关系变化较大，且后两段铜器数量明显增加，骑马因素（殉马和马具）浓厚，出现了彩陶。故而，将前两段、后两段各合并为一期，即二期四段，其中一期、二期分别与察吾呼墓地一期、二期早段相当。

## 四、总分期与年代

焉耆盆地属于察吾呼文化的墓地或遗址，还有和静哈布其罕墓地<sup>[21]</sup>、察吾呼沟西墓地<sup>[22]</sup>、小山口墓地<sup>[23]</sup>、拜勒其尔墓地<sup>[24]</sup>、巴伦台墓地<sup>[25]</sup>、察汗乌苏墓地<sup>[26]</sup>、重工业园区遗址<sup>[27]</sup>、哈布其罕萨拉墓群<sup>[28]</sup>、和硕红山墓群<sup>[29]</sup>等。这些资料多数发表有限，没有完整的器物演变序列，需直接与察吾呼墓地比较后进行对应。兹将上述数处察吾呼文化遗存的分期整理如下表（表5）。

表5 察吾呼文化遗存分期

分期		墓地（遗址）									
		察吾呼	莫呼查汗	哈布其罕 I、II	察吾呼沟西	拜勒其尔	巴伦台	察汗乌苏	重工业园区	哈布其罕萨拉	红山
一期	早段	一段	一段	一段							
	晚段	二段	二段			一段		一段			
二期	早段	三段	三、四段	二段			二段	一段	一段	一段	
	晚段	四段		三段			三段	二段			
三期	早段	五段		四段		二段	四段		二段	二段	
	晚段	六段				三段	一段	五段	三段		三段
四期	早段	七段		五段	一段		六段		四段		
	晚段	八段				四段	二段		四段	五段	

察吾呼文化一期早段，目前的资料相对较少，察吾呼 V M24 出土的 I 式匣形器可能最早，其与莫呼查汗墓地出土的带流器极其短小的流可能代表了该文化带流器的早期形态。一期晚段的遗存相对多见，器物口沿外多有一周凹弦纹，这一特征个别延续至二期早段；彩陶虽然出现，但数量极少，施彩形式为在内外口沿处抹红色彩带，这一特征基本延续至四期早段。二期是彩陶发展的兴盛期，以颈带纹和斜带纹最为流行，也是以殉马和马具等骑马因素为代表的畜牧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二期晚段，可能还出现了铁器。三期是彩陶发展的衰落阶段，素面陶大量出现，施彩部位流行于器物口沿至颈部，且颈部多饰一周附加堆纹或锥刺纹，铁器数量略有增加。四期是彩陶的消弭期。这与苏贝希文化彩陶的发展状况基本一致。

关于察吾呼文化的绝对年代，可资利用的测年数据主要来自察吾呼墓地和莫呼查汗墓地。《新疆察吾呼》发掘报告中提及的测年数据有 32 个，其中 I、II、IV 号墓地公布有 22 个单位的 24 个数据（表 6<sup>[30]</sup>）。虽然发掘报告认为距今 3000 ~ 2500 年基本代表了该文化的绝对年代，但同时也指出同一墓葬的多个测

年数据差异悬殊，而已公布的数据多数无法和类型学分析相对应。因此，使用该墓地的测年数据需要慎重。值得关注的是，发掘报告中出土有 A II 式带流杯的 I M25、I M31、I M045，绝对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前 9 世纪；出土有 A III、IV 式带流杯的 I M59、I M60，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5 世纪；伴出“苍蝇拍”形铜马衔、铜带钩、饰卷曲动物纹的铜镜、有盖帽的三孔骨马镫的墓葬，出土的带流杯或罐也基本为 A II 式，这些器物的绝对年代大体在公元前 9 世纪至前 8 世纪。IV M8、IV 114 出土的铜马衔分别伴出 A III、IV 式带流杯，前者似乎是“苍蝇拍”形铜马衔的进一步发展形态，后者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5 世纪及其以后；IV M25 出土的“S”形铜牌饰是春秋时期的典型器物，伴出 A III 式带流杯。

表 6 察吾呼墓地碳十四测年数据

墓地	墓号	样本	树轮校正(年)	发掘报告提及
I 号	M4	底层葬具木头	BC830 ~ BC662	15 个数据 最早 3260 ± 155 最晚 2512 ± 51
	M6	底层葬具木头	BC830 ~ BC664	
	M20	底层葬具木头	BC818 ~ BC598	
	M25	底层葬具木头	BC998 ~ BC823	
	M29	底层葬具木头	BC900 ~ BC795	
	M31	底层葬具木头	BC970 ~ BC796	
	M32	底层葬具木头	BC806 ~ BC449	
	M59	底层葬具木头	BC799 ~ BC447	
	M60	底层葬具木头	BC770 ~ BC405	
	M06B	木头	BC359 ~ BC94	
	M09	木头	BC998 ~ BC813	
	M025	木头	BC787 ~ BC418	
	M30	木头	BC986 ~ BC807	
	M035	木头	BC1266 ~ BC1008	
	M043	墓室上部木头	BC802 ~ BC454	
M045	盖木木头	BC891 ~ BC791		
II 号	M2	木头	BC796 ~ BC432	4 个数据 最早 2645 ± 130 最晚 2405 ± 90
	M6	木头	BC753 ~ BC394	
	M15	木头	BC478 ~ BC379	
IV 号	M33	墓底葬具木头	距今 3310	12 个数据 最早 3310 ± 150 最晚 2020 ± 115
		墓底葬具木头	距今 2315	
	M86	木头?	距今 3010	
		木头?	距今 2475	
M88	木头?	距今 2020		
V 号				1 个数据 2460 ± 95

《新疆莫呼查汗墓地》发掘报告发表了19个单位的20个碳十四测年数据，除I M83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外，余者全部集中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800年之间。墓地出土的典型铜器，如梳、“十”字形饰、联珠饰、马具、镜等，年代也基本在这一时段，绝对年代的可靠性较强。从绝对年代看，莫呼查汗墓地二期遗存的延续时间要比察吾呼墓地二期早段短一些。

察吾呼文化二、三期出现了较多苏贝希文化同期的彩陶，四期单耳壶垂鼓腹、最大腹径近底的特征也与后者同期单耳壶一致，而建立在洋海墓地基础上的苏贝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sup>[31]</sup>具有标尺性意义。

综合而论，察吾呼文化一期的年代当在公元前10世纪，考虑到一期一段的资料很少，可将察吾呼V号墓地M24出土的I式匜形器放在公元前10世纪初，而该段遗存的年代上限或可进入公元前11世纪。二期早段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二期晚段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三、四期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后。

概言之，察吾呼文化分为四期八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后，上限或可进入公元前11世纪。该文化的分期年代框架与苏贝希文化的分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这也说明新疆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随着骑乘技术的发展与扩散，人群移动与文化交流变得更加迅捷、密切，诸文化社会发展步调的一致性显著增强。

## 五、余 论

现有资料和相关研究显示，察吾呼文化是在当地新塔拉类遗存的基础上，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sup>[32]</sup>。前者圜底、口沿处的彩带、三角纹等特征与察吾呼文化一期所见相同，其中大口、鼓腹、小平底的陶釜与哈布其罕I M38出土者最为接近。后者的强烈影响表现为陶器小假圈足的特征、缸形器。葬俗方面，或认为地表石围石堆、石室、屈肢葬等代表的葬俗可能来自安德罗诺沃文化<sup>[33]</sup>，或强调卡拉苏克文化对察吾呼文化的影响<sup>[34]</sup>，但部分小假圈足器整体呈底略尖的卵形特征也具有切木尔切克文化的遗风<sup>[35]</sup>。仰身屈肢葬在青铜时代早、中期，主要流行于切木尔切克文化；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情况尚不清晰。由于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年代下限与察吾呼文化的年代上限之间有较大的差距，新塔拉类遗存缺乏墓葬资料，察吾呼文化一期仰身屈肢葬的来源尚不明晰。

至二期早段，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因素基本消失（陶器方面），以马具为代表的骑马因素和青铜制品的大量出现，显示出南西伯利亚地区南向新一轮的文

化影响。以圈足罐、涡纹单耳罐、豆等为代表的陶器和服饰上的纹饰等苏贝希文化的因素开始对察吾呼文化形成强烈而持久的影响，直至其消亡；而察吾呼文化对苏贝希文化器物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小，葬俗方面在阿拉沟表现得尤为突出。索墩布拉克文化与察吾呼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似乎较为淡薄，突出表现为前者无耳壶、繁密的彩陶布局等<sup>[36]</sup>和后者带流器之间的互动；由于伊犁河谷东部存在冶金活动<sup>[37]</sup>，察吾呼文化的青铜制品是否与之有关，也值得关注。察吾呼文化对群巴克文化、扎滚鲁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是新疆史前社会复杂化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察吾呼二号墓地，墓葬布局由片状变为零散或相对集中，或许是社会组织结构变动的一种体现。察吾呼文化的高等级遗存目前较为缺乏，巴伦台沟的大型封堆殉马墓没有发掘，正在发掘的库尔勒玉孜干古城<sup>[38]</sup>发表资料有限，测年数据在公元前550年至前400年，文化性质尚难定论。《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处在焉耆盆地的有焉耆、危须和尉犁三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三国的治所分别为今焉耆县西南的博格达沁古城（四十里城）、和硕曲慧古城、库尔勒南的夏渴兰旦古城<sup>[39]</sup>，而邻近的东、西且弥国则在阿拉沟、哈布其罕沟<sup>[40]</sup>，但这些城址的年代上限和文化内涵都较模糊。总体而言，焉耆盆地在这一阶段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权力统一体。至于焉耆盆地以巴伦台大墓和古城址为代表的高等级遗存，是否可视作察吾呼文化的两种社会复杂化模式，值得深入思考。察吾呼文化四期，随着匈奴联盟西进<sup>[41]</sup>和西汉王朝势力涌入，焉耆盆地内部情况及其与周缘权力中心的互动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2）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 注 释

-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
- [2] 陈戈：《察吾呼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 [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第一次发掘》，《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
- [4] 吕恩国：《察吾呼文化研究》，《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 [5]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6] 邵会秋：《扎滚鲁克文化初论》，《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2008年。
- [7] a.陈戈：《察吾呼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b.林立：《评〈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欧亚学刊》第3辑，2002年。

- [8] 任瑞波:《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 [9] 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
- [10]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
- [11] 任瑞波:《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 [12] 作者以IVM131、IVM154来论证觚形杯I式向II式的演变,以II M223的层位关系来论证壶由BIII式向BIV式、带流杯由VII式向VIII式的演变。然而作者并未指明IVM131下层伴出I式觚形杯的带流杯为哪一式,从墓葬平面图看,似为III式;上层为III式带流杯,但其中一件颈细长,明显偏瘦高,或为IV式。IVM154盖板上II式觚形杯与III式带流杯共存,中层人骨处出土的带流杯为II、III式。由这两座墓葬不能推出觚形杯的演变关系。II M223出土的带流杯实际上为短流僵直上翘、垂鼓腹的同一式,而单耳壶的演变总体是鼓腹向垂腹乃至近折腹方向发展。参见龙静璠:《试论新疆天山南麓史前时期的石构墓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 [13]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14] 如IVM134(III)→IVM137(II),查发掘报告可知,登记表中IVM137出土带流杯式别不明,也没有相应的器物图;IVM89(II)→IVM156(I)中的I式带流罐(杯)不见于登记表(登记表中M154和M157之间有两个M156,前一个应为M155)。参见戴青云:《察吾乎沟口墓地群分析》,北京联合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 [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莫呼查汗墓地》,科学出版社,2016年。
- [16] 陈戈:《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 [17] 在地层关系的讨论中,若无特别说明,表3与所涉及的器物式别均为发掘报告所分式别。
- [18] 察吾呼墓地出土较早铁器的两个遗迹单位为IM283、IVM98,前者出土III式带流罐、AII式带流杯、I式筒形杯和壶,后者出土III式带流杯和II式(本文III式)筒形杯。IM283为5个人合葬,IVM98为4个人合葬,且有马头坑。因此,铁器的出现不会早于二期,可能在二期四段。
- [19] a.龙静璠:《试论新疆天山南麓史前时期的石构墓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b.石思佳:《莫呼查汗和拜城多岗墓地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 [20] 从照片看,平面图并不准确,尤其是IM42中的头骨和陶罐的位置偏差大。如果IM48A扰乱了IM42中的头骨和陶罐,那么IM48A中的尸骨被放置好后进行填土时,仍将IM42中的头骨和陶罐放置在脚骨上极不合理。
- [2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静哈布其罕I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和静哈布其罕二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1年第3、4期。
- [2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静县察吾呼沟西一座被破坏墓葬的清理》,《新疆文物》1994年第1期。
- [2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小山水电站墓群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2007年第3期;《和静县小山口二、三号墓地考古发掘新收获》,《新疆文物》2010年第1期。
- [2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静拜勒其尔石围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 [25] 资料未发表。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177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第140、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26] 资料未发表。参见胡望林：《察汗乌苏墓地察吾乎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2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2年和静县和静重工业园区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5年第1期。
- [2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静哈布其罕萨拉墓群2013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2期。
- [2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硕县红山沟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6年第2期；《2015年新疆和硕县红山墓群的考古发现》，《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
- [30] I、II号墓地测年数据来自碳十四数据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第327~33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IV号墓地具体墓葬数据来自吕恩国的研究(《察吾呼文化研究》，《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 [31] 孙少轻：《新疆洋海墓地研究》，《考古学集刊》第25集，2021年。
- [32] a.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b.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  
c.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
- [33] 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第11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 [34]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第117、290~292、2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35]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第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36]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第410、411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
- [37] 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2017年第7期。  
b.王永强、袁晓等：《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
- [38] 张晓磊：《新疆库尔勒玉孜干遗址》，《大众考古》2021年第12期。
- [39] a.陈戈：《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b.余太山：《汉晋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欧亚学刊》第2辑，2000年。
- [40] a.〔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98~11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静哈布其罕二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1年第3、4期。
-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

# Study of the Periodization and Chronology of the Chawuhu Culture

Sun Shaoqing

**KEYWORDS:** Xinjiang Chawuhu Cemetery Mohuchahan Cemetery  
Chawuhu Culture Periodization and Chronology

**ABSTRACT:** The Chawuhu culture is one of the prehistoric painted pottery cultures of Xinjiang, named aft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Chawuhu cemetery. 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Chawuhu cultural artifacts remains incomplete. The upper limit of its absolute dating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around 1000 BC, while the lower limit is more contentious. By focusing on the Chawuhu and Mohuchahan cemeteries, along with evidence from other sites, it is possible to discuss the chronological phases of the Chawuhu culture. The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and eight sub-phases, with an absolute date range from around 1000 BC to the turn of the Common Era, and possibly as early as the 11th century BC. The Chawuhu culture develop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Xintala cultural remains, und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Andronovo culture. Throughout its development, it was significantly and continuously impacted by the Subeixi culture and exerted varying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neighboring cultures. However,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complexity of the Chawuhu culture remain unclear.

(责任编辑 洪石)